

北大清华 名师演讲录 ①

两校名师讲堂编委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Z427/8

:2

2007

北大清华 名师演讲录



两校名师讲堂编委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二)/ 韩向利, 郭明瑞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301-12560-1

I. 北… II. ①韩… ②郭… III. 名人-演说-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749 号

书 名: 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二)

著作责任者: 韩向利 郭明瑞 主编

责任编辑: 徐文宁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560-1/C · 045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 www. pup. cn](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w@pup. pku. edu. cn](mailto:pw@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80 千字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 pku. edu. cn](mailto:fd@pup.pku.edu.cn)

前 言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名师讲堂”自2004年春天在烟台大学开讲以来,至今已举办了100多期。有计划前来演讲的教授,有的是国学大师,有的是资深院士,有的是长江学者……演讲的内容涉及历史、语言、考古、文学、新闻、法律、经济、医药、数学、生物、化学、物理、建筑、环境、计算机、土木工程、外语教学等不同学科和专业。这些演讲有的已整理成单篇论文在全国各类刊物上发表,并被《新华文摘》、SCI、EI等权威机构转载介绍,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每年的春天与秋天,烟台大学几乎成了北大、清华的第二讲堂,每星期都有北大、清华名师的演讲。烟台大学作为一个地方性综合大学,虽然偏居胶东半岛,但是烟台大学的学生却能十分幸运地聆听到中国一流高校一流学者最前沿的学术报告。这种特殊的条件,正逐步铸就着烟台大学特有的校园文化与大学精神。烟台大学的师生以此为自豪,并以此为契机,逐步靠近乃至真正走进科学文化的殿堂。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烟台大学演讲时也指出,“北大、清华,‘大’在哪里,就大在有一批大学者”。北大与清华都是百年老校,由于历代学术大师的承传积累,才逐步形成了独有的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北大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几乎成了两校特色的代言词,在国内外学术文化界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烟台大学建校只有二十余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马上形成自己的大学文化与大学精神。然而,“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荀子·劝学》)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烟台大学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直接得到了北大、清华的援建。建校初始,即承传了北大、清华的学术精华;十年之后,虽然北

大、清华的援建队伍逐步撤离,但北大、清华支援烟台大学的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这其中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在2003年11月举办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决定在烟台大学设立“北大清华名师讲堂”。大家希望通过这种形式,使北大、清华对烟台大学的援建工作能够进一步具体化和持久化。

事实证明,“北大清华名师讲堂”是行之有效的。烟台大学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本科生,通过连续几年系统地聆听北大、清华的名师讲座,极大地激发了学习热情,开拓了学术视野,夯实了学术基础,提升了科学理念。很多青年学子听完报告后,树立了终生献身学术的志向,并纷纷报考北大、清华博士、硕士研究生。有些教师还以“北大清华名师讲堂”为契机,与北大、清华名师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或参与或共同申报国家级科研课题,共同推出一系列学术成果。我们相信,只要这样努力下去,烟台大学终将逐渐形成具有北大、清华学术文化背景的自己的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从而在全国同类高校中更好更快地发展。

这应该这就是“北大清华名师讲堂”设立并实施的最终目标和深远意义。

烟台大学副校长 江林昌

2007年7月于烟台大学

学术委员会与编辑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

顾 问：张承先 沈克琦 杜建寰 钱振为 贺崇铃
主 任：韩向利 郭明瑞 岳素兰 岑章志
副主任：于文书 崔明德 江林昌 韩晓玲 房绍坤
王吉法 郭善利 程郁缀 许庆红 高秀芹
雷 虹 姚新喜 戴东风 刘 平

编辑委员会

主 编：韩向利 郭明瑞
副主编：江林昌(常务) 程郁缀 许庆红
编 委：戴东风 刘 平 王京强 于仁松 孙基男
段治国 刘德敏 关 涛 张国平 栾 浩
马 群 孙 进 孙旭涛 周雪莹 祝建军
赵久满
秘 书：栾 浩 赵久满 孙 进
摄 影：袁肇君 李臣玉

目 录

- 1 前言
- 1 钱理群
漫说大学之大
- 25 龙驭球
学习方法与境界
- 35 李晓东
创意思维与世界构成
- 51 李学勤
古文字与古文明:21 世纪初的认识和展望
- 65 葛晓音
日本雅乐与隋唐乐舞
- 76 栗德祥
全面关注生态环境建设
- 88 寇 元
能源、资源、环境与催化
- 99 汪建成
美国刑事司法漫谈

- 114 贺卫方
职业化视野下的法律教育
——中国法律教育的过去与未来
- 139 孙富春
数学与信息科学及工程研究
- 156 龙桂鲁
量子计算机与量子搜索算法
- 164 柳冠中
设计思维方法
- 180 秦佑国
中国建筑呼唤精致性设计
- 191 郑曙暘
装饰·空间·环境
——新世纪室内设计的理想定位
- 204 许懋彦
日本新生代建筑师特征及思潮初识
- 237 骆 正
运动心理与情绪控制
- 255 曹和平
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与中国产业发展战略
- 264 宋豫秦
我国典型城市生态问题评析
- 280 编后记

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

钱理群

漫说大学之大



钱理群(1939—),四川重庆人,祖籍浙江杭州。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鲁迅作品十五讲》、《心灵的探索》、《周作人论》、《话说周氏兄弟》、《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合著)等。

漫说大学之大

时间：2004 年 9 月 26 日

地点：烟台大学法学院报告厅

今天看到烟台大学的同学们，我很自然地想起了 48 年前的事。48 年前我 17 岁，考取了北大中文系，也是非常的兴奋，同时也有点惶惑。我想，这是跟诸位上大学的心情是一样的。上大学对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我当年思考的，我想也是今天在座的诸位同学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度过大学四年——这人生最宝贵的时光”？

一、大学时代：人生的盛夏

为什么说这是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呢？根据我的经验，16 岁到 26 岁是人生的黄金岁月。16 岁以前什么都懵懵懂懂的，完全依赖于父母和老师，16 岁以后就开始独立了，26 岁以后就开始考虑结婚啊、生孩子啊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就不多了。而这 16 岁到 26 岁十年之间，大学四年又是最独立、最自由的。当然如果你想延长的话，你还可以考研究生，将这四年再延长一下。如何不虚度人生中这最自由的、最没有负担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四年的时间，是摆在每一个大学生面前的问题。

大学之不同于中学，最根本的转变在于：中学时你是未成年人，对你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听老师的、听父母的，按照他们的安排去生活就行了；到了大学你就是公民了，可以享受公民的权利，但又不到尽公民义务的时候。

中学生和大学生最大的区别是：大学生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中学生是被动地受教育，而大学生是主动地受教育。当然在大学你还要听从老师的安排、听从课程的安排，那是国家教育对你们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自由地设计和发展自己。有同学给我写信说我考上大学了，满怀希望进大学，结果一上课就觉得老师的课不怎么样，对老师不满意。我觉得其实每个大学都有一些不太好的老师，北大也一样！不可能所有课都是好的。中学老师不太好的话，会影响你的高考。但是在大学里，关键在你自己，时间是属于你的，空间是属于你的，你自己来掌握自己，自己来学习。不必像中学那样仅仅依赖老师，需要自己独立自主，自我设计。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学是干什么的？你到大学来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我想起了周作人的一个很基本的观点：一个人的成长一切都顺其自然。他说人的生命就像自然的四季：小学和中学是人生的春天；大学是人生的夏天，即盛夏季节；毕业后到中年是人生的秋天；到了老年就是人生的冬天。人生的季节跟自然的季节是一样的，春天该做春天的事，夏天该做夏天的事。自然季节不能颠倒，人生季节同样不能颠倒。而现在的问题恰好是人生的季节颠倒了。我在北京老看见那些老大妈在那里扭秧歌，扭得非常起劲。按说这时候不应该再扭秧歌，但因为她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扭过秧歌，所以到老了就要扭秧歌，而且扭得非常投入、非常狂。我有时候就在想，“老夫聊发少年狂”是可以的，如果“老夫”没完没了地在那里“狂”就不对了，到处都在跳就不大正常了。现在是老年人狂，相反，少年却是少年老成。这就出了大问题。所以我经常对北大的学生讲：“你此时不狂更待何时？”这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按照我的观点，儿童就是玩，没别的事，如果让儿童去救国，那有点荒唐。在成人方面来说是失职，没有把国家治理好，让儿童来救国；对儿童来说是越权，因为这不是他的权利，不是他的事。

作为青年人的大学生主要该干什么？这又让我想起还是48年前我刚进北大一年级的時候，中文系给我们开了一个迎新晚会，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温小珏师姐说过一句话：祝贺你们进入大学，进入大学就要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爱情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你不要为爱情而爱情，拼命求也不行。现在好多年轻人赶时髦，为时髦而求爱情是不行

的。但遇到了千万不要放掉,这是我们过来人的教训。我在大学,其实是在中学就遇到了非常喜欢的女孩子,但是不敢;另外当时我是书呆子,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懵懵懂懂不知道这就是爱情。所以大学里如果遇到了真正纯真的爱情就不要放弃。知识、友谊和爱情,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是美的!友谊是美的!爱情是美的!大学期间同学的友谊是最可珍贵的,因为这种友谊是超功利的、纯真的友谊,同学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说实在话,进入社会之后,那种朋友关系就多多少少有些变味了,多少有利益的考虑。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我们大学同学喜欢聚会就是回忆当年那种纯洁的、天真无邪的友谊。一生能够有这样的友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所以我说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季节,因为你追求的是人生最美好的三样东西:知识、友谊和爱情。记得作家谌容有篇小说叫《减去十年》,如果我可以减去十年或二十年,如果现在是当时的话,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全身心地投入,理直气壮地、大张旗鼓地去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因为这是我们年轻人的权利!

二、“立人”之本:打好两个底子

我们还要问的是,在大学期间要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我们通常说大学是培养专家的。你在大学里是学得专业知识技能,使自己成为合格的专业人才,以后一方面可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个人和家庭来说也是谋生的手段。我想对谋生这类问题我们不必回避。鲁迅早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们求学应有这种明确的功利目的——那就是求得知识,成为专家,以后可以谋生。

但是人不仅仅要有功利目的,他还要有更大、更高的一个目标,一个精神目标。我们所确定的上大学的目标,不能局限在做一个专业技术人才、一个学者、一个专家,更要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有人文关怀的人。人文关怀是指人的精神问题。具体地说,你在大学时要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二、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在这几者之间建立起合理的、健全的关系?思考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是

人文关怀。这样才会建立起自己的一种精神信念,以至于信仰,才能为你一辈子的安身立命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问题大学期间解决不了,研究生阶段也一定要解决,因为这是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问题。同时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精神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锻炼自己的性格,发展自己的爱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开掘和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人。大学的根本的任务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而且是“立人”。所以大学期间要打好两个底子。首先是专业基础底子、终生学习的底子。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变化非常快,你将来工作需要应用的知识不是大学都能给你的。尤其是自然科学,你一年级学的某些东西到了四年级就有可能过时了,知识的发展太快了。因此,大学的任务不是给你提供在工作中具体应用的知识,那是需要随时更新的,大学是给你打基础的,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今后的社会发展快,人的职业变化也很快。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你大学学物理你就一辈子搞物理,你很可能做别的事情。你在大学就必须打好专业技术知识的基础和终生学习的基础,这是一个底子。第二个底子就是精神的底子,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安身立命的人文关怀。这两个底子打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像李玉和对他妈妈说的:“有妈这碗酒垫底,儿子什么都能对付”。大学里这两个底子打好了,那么走到哪里你都能够找到自己最合理的生存方式。

前面说过,大学里要追求知识、友谊和爱情。我在这里侧重谈一谈该怎么求知识、怎么读书的问题。关于读书,周氏兄弟有两个出人意外却意味深长的比喻。鲁迅说:“读书如赌博”。就像今天爱打麻将的人,天天打、夜夜打,连续地打,有时候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还继续打。打麻将的妙处在于一张一张的牌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而读书也一样,每一页都有深厚的趣味。真正会打牌的人打牌不计输赢,如果为赢钱去打牌在赌徒中被称为“下品”,赌徒中的高手是为打牌而打牌,专去追求打牌中的趣味的。读书也一样,要为读书而读书,要超功利,就是为了好玩,去追求读书的无穷趣味。周作人也有一个比方,他说:“读书就像烟鬼抽烟”。爱抽烟的人是手嘴闲空就觉得无聊,而且真正的烟鬼不在抽,而是在于进入那种烟雾飘渺的境界。读书也是这样,就在那种读书的境界——它是其乐无穷的。我们的教育,特别

是中学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把这如此有趣如此让人神往的读书变得如此功利、如此的累,让学生害怕读书。对此我想同学们在中学里都是深有体会的:一见到书就头痛,其实要是我一见到书就高兴,就兴奋。中学教育把最有趣味的读书变成最乏味的读书,这是我们教育的最大失败。现在同学们进入大学后就应从中学那种压抑的、苦不堪言的读书中解放出来,真正为趣味而读书,为读书而读书,起码不要再为考试去读书。这里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读书是为什么?读书就是为了好玩!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有一次正讲得得意洋洋、满头大汗,一位女同学站起来发问——这位女同学也很著名,就是后来的巴金先生的夫人萧珊女士——“金先生,你的逻辑学有什么用呢?你为什么搞逻辑学?”“为了好玩!”金先生答道,在座的同学们都觉得非常新鲜。其实“好玩”两个字,是道出了一切读书、一切研究的真谛的。

还有一个问题:读什么书?读书的范围,这对同学们来说可能是更现实的、更具体的问题。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有非常精辟的见解:年轻人大可看本分以外的书,也就是课外的书。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人的研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对于别人、别的事情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周作人也自称是杂家,他主张大家要开拓自己的阅读范围,要读点专业之外的书。

这里我想着重地谈一谈理科学生的知识结构问题。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说:“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所谓巨人,都是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那时候的巨人像达芬奇这些人,不仅是会四、五种外语,而且在几个专业上都同时发出灿烂的光辉。恩格斯说:“他们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这使他们的性格得到完整、全面的发展。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五四”开创的新文化的重要传统就是文理交融。比如鲁迅和郭沫若原本是学医的,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还有好多著名的科学家最初都是写小说、诗歌的,像著名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他的一篇小说就被鲁迅收入新文学大系,有相当高的水平;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杨钟健先生、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他们的小说创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丁西林是北大第一个开设《普通物理学》的教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戏剧

家。大家都熟悉、都羡慕的杨振宁、邓稼先，他们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人们在回忆他们时，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在一棵大树底下背诵古典诗词的画面，他们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前几年我看了几篇杨振宁先生关于美学和外国文学的论文，谈得非常到位，造诣很高。在这里我不妨谈谈我的大哥钱宁——著名的科学院院士、黄河泥沙专家。我大哥在文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大家可能注意到我有一部关于曹禺的研究著作，最早告诉我曹禺还有《原野》这部戏剧的就是我大哥。他对《红楼梦》很有研究，我在他面前自叹不如。他对《红楼梦》的热爱直接影响到他的学术研究，在临死之前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富于浪漫主义的想法——建立与“红学”相媲美的“黄学”，研究黄河文化。这样的一种想象力、这样的气魄让我非常佩服。自然科学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一定是与人文交融的。那是一种科学的大境界！

我们中国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到第三代自然科学家，他们都是在两个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问题是到了建国后，由于这种文、理、工、医、农的合校大学体制的改变，专业划分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使得学生知识越来越单一，越来越狭窄。现在有些学者在精神气质、气度、精神修养上与前辈学者有距离，这个距离不是临时努力读书能够弥补的。精神气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结构的不同，在于缺少文理交融的境界。在一般情况下，学理科的人缺少文学的修养，缺少哲学的修养显不出他有什么缺欠。反过来，一般学文学的人不懂自然科学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学理工的有没有文学修养和学文学的有没有自然科学的修养就会显出高低了。知识结构的背后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问题，而一个人能否成功最主要的就是看他的精神境界。

理科学生首先要成为专业的人才，这个门槛是不容易进的。相对来说，学文科的是考试难，进了大学要毕业非常容易。而学理科的就不行，入学难，毕业的门槛也很高，理科的学生真正要把专业的知识学到手是非常难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懂理科，所以把理科看得很神圣。学理科确实可以把一个人带到一个陌生的全新的世界，但是如果你把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容易把自己的专业技术的世界看做是唯一的世界，

唯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样就把一个人的精神天地局限在非常狭小的空间里,知识面越来越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这是很多理科学生都会经历的过程。这个时候你的精神就会平庸化、冷漠化!大家可以发现,这几年出现的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发生在理科学生身上的居多,一个就是清华大学学生的“硫酸伤熊”事件,还有一个北大的高材生到了美国枪杀自己的导师。这都发生在理科学生身上,引起我长久的思考。这些学生在专业上已经很好了,但是由于知识的狭窄导致精神上的冷漠化,缺少对人的关怀、对生命的爱。当然这个问题文科生不是不存在,但理科学生更容易把技术看做是一切,这样实际上就把专业功利化、把个人工具化了,就成了专业知识的奴隶。实际上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现代科学技术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理科学生来说,首先要进入专业,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要做本专业的第一流的人才。但同时也要走出专业,不要局限在自己的专业里,要看到专业技术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对于理科的学生来说,这个问题格外重要,就是你在丰富自己的专业技术知识的同时,还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你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不然你就是奴隶!

在座的还有许多学外语的同学,在这里我还要对你们做一点忠告。我发现这些年外语学习越来越技术化、工具化,学外语就是学语言,缺少了对文化的学习。学英语、学俄语恰好缺少对英国、俄国的文化、文学的必要修养,这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曾为北大外语系硕士生考试出过我们专业的考试题,我就发现最简单的题他们都做不出来,连胡风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职业的危机,随着外语教育的发展,以后说外语对年轻一代是越来越寻常的事,因此如果你仅仅是把语言说得流利,而不懂得语言背后的文化,你就失去了优势。特别是到外国去留学,仅仅会外语有什么用处?仅仅是语言好形成不了你的优势,因为别人的语言也会很好。学语言也不是多难的事情,在学校里打好了基础,在外国呆几年,语言也会好得很。所以你必须要有文化,你学俄语,就必须对俄国的文化、文学有很高的修养。学语言的同学不要把你的专业就变成单纯地学语言,要注意学习语言背后的文化、语言背后的文学,否则你同样会成为一个工具。当年周作人就说:“不能只盯着英语文学,我们还有德、法,还有朝鲜、蒙古。”这就是世界眼光,

尤其就全球化以后的发展大趋势来看,我们必须要有世界的眼光。学语言的人不仅要精通一种语言,还要旁通几种语言,这需要一种更开阔的视野。

因此,所谓如何读书、读什么书,实际上就是如何设计自我的知识结构的问题。大学期间自我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识结构的设计。周作人对知识结构的设计,能给我们很大启发,他说:我们的知识要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认识人自己;要围绕着认识人自己来设计自己的知识结构。周作人提出要从五个方面来读书:第一,要了解作为个体的人,因此应学习生理学(首先是性知识)、心理学、医学知识;第二、要认识人类就应该学习生物学、社会学、民俗学和历史;第三、要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就要学习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知识;第四、“关于科学基本”,要学习数学与哲学;第五、“关于艺术”,要学习神话学、童话学、文学、艺术及艺术史。他说的这些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略知一二。既精通一门,同时又是一个杂家,周作人提出的这一点并不是做不到的。

那么在大学期间我们如何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呢?怎样打基础呢?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提供给大家参考。我觉得大学期间的学习,应该从三个方面去做。

第一方面,所有的学生,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都必须学好几门最基础的课程。一个是语言,包括中文和外语,这是所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基础。顺便说一下,这些年人们越来越重视外语的学习——你们的外语水平都比我强得多了,我非常羡慕——但是却忽略了对中文的学习,包括许多学中文的学生甚至到了博士阶段还有文章写不通,经常出现文字、标点的错误。有一些学生外文非常好,中文非常差,这样一个偏倚就可能失去母语,造成母语的危机。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焦虑的问题。越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问题越严重。作为一个健全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精通本民族的语言,同时要通一门或者两门外文,不能偏废。在注意语言的同时,还有两门学科的修养值得注意。一个是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哲学的思维对人很重要,无论你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都要用哲学的思维考虑问题,有没有哲学思维是很重要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数学,数学和哲学都是最基础的学科,也同样关系着人的思维问题。当然,不同的专业对数学和哲学的要求不一样。比